

心香一瓣

静候燕子归来时

■杨进元

乡下的生活总是如此朴素、散漫，世外桃源的那种。我一直就住在农村的老家，舍不得挪个窝儿。四分七的宅基地，一溜儿的大北房和一溜儿的小南房各五间。东房有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作为从大门进来的过道。西边没有建筑，顺着墙根儿种的几竿竹子，紧贴着白瓷砖院墙风情万种，偶有风来雨住，那墙那竹像天作之合的一幅画儿，看着看着便有了“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长歌短板 and 心旌摇曳。竹下放了儿盆花草，有君子兰、白掌、银皇后、水仙花等等。花草赏心悦目的，只是花盆有些不讲究，都是些废旧的脸盆和瓦罐，看着有些不搭，却多了些随心所欲的通透感。这种通透感，像极了我现在的样子，穿着宽大的睡衣，蓬头赤脚的，拿了喷壶给竹子和花草浇水。儿子小两口住在比县里更远的市里，老婆早早外出打零工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懒散到极致。

我的家在乡下，事实上是在小县城的周边村，三五里地的路程，上班在城里，生活在乡下，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城乡结合，便多了些“偷得浮生半日闲，心情半佛半神仙”的妙境。浇过水的花草愈显艳丽，尤其那竹叶像是得到了爱情的滋润一样，在晨光中不仅水灵而且妩媚。竹子长得很茂盛，三两年的工夫，已经和院墙差不多高。院墙右上方的墙檐下，有一块不规则的黄泥渍迹，让目光的流速稍微咯噔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来。以前不曾留意，现在看去，它像极了一枚书画作品上加盖的印章。院墙是白宣，竹子是画作，下面的花是几枚落款章，黄泥渍迹则是一枚红首章。整个画面十分协调，布局安排相当合理。这个时候，如果有三五只燕子在院子里翻飞，掠过竹丛，呢喃撒欢，小院又该多了几分灵动的愉悦。

看来，我也是心急了些。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每年，燕子大都在清明节前的社日不约而至，而现在距社日还有几天时间。社日有两个，立春和立秋各自之后的第五个戊日，分别叫做春社和秋社，今年的社日是二月初二。

此刻，燕子们大概正从遥远的南方，飞翔在迢迢的回家路上。我甚至能想象得到她们成群结队、腾云驾雾、翻山越岭、披星戴月、不停不歇、风尘仆仆的样子。这段时间，也正是农民工返乡的时节，他们告别了故土和妻儿，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四面八方，蜂拥向繁华的都市和发达的地区，心里充满了希望，眼睛里却饱含着泪水。燕子回家，民工返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向而行，却都是为了生计。燕子归来时，总是那么不经意间就戛然而现。下班回家，突然就看到几只燕子在院子里翻飞，后来，她们就筑了巢，安了家，生息繁衍。

也怪，燕子和我们家似乎很有缘，年年此时燕子来，每年都要住上一段时间，人家和燕家，早就不分彼此。乡下的鸟本来就很多，但唯独燕子让人爱见，紫色的羽翼拂来春日的温暖，灵巧的燕剪裁出春风的婆娑，尤其燕鸣声声，燕吟低唱、走心悦耳的声音，让红尘中的喧嚣顿时归于宁静。对燕子的喜爱，不只是因了她的形态、颜色和鸣声，更多的是人们愿意把她作为“吉祥鸟”看待。农村有句老话，叫“燕子来时做个窝，喜事多又多”。燕子能来谁家安家，主人大都觉得脸上有光。燕子是有灵性的，往往选择和善之家，家里祥和融洽，燕子自然不受打扰，能安静地住下去；家里事情不顺，吵吵嚷嚷，燕子就容易受到惊吓，自然避而远之。“燕子不进愁家门”说的就是这个理。

我家原本有两窝燕子，现在看到院墙檐下黄泥渍迹的地方有一窝，另外，北房正中央房檐下有一窝。春天来了，小南风从中条山的豁口徐徐吹来，几天的工夫，天上的云朵白了也软和了，地里的麦苗绿了也高挑了，路边的野花开了也艳丽了，院子里的燕子来了也热闹了。燕子刚来的前几天，叽叽喳喳的，在院墙上，在屋檐下，在竹梢头，在晾衣绳上，耳鬓厮磨，打情骂俏，追逐嬉戏，对歌亮嗓，一忽儿在院子里盘旋翻飞，甚至撞到窗玻璃上，一忽儿又振翅高飞，次第没人湛蓝的天空，再一忽儿又齐刷刷地云集头顶排队铺排，让刻板了一个

冬天的世界变得如此柔情似水，心气相通。

平日里，燕子总是高高在上，像合上的明星一样，让人看得见听得见，却够不着摸不着。那天，她们突然放下了身架，低掠而来，和人比肩而飞，甚至，擦着地面飞过，再拉起高度，冲上去，旋即又俯冲而来。有时眼看着就要触到人的发梢，撞入人的胸怀，绊到人的双脚，在我们惊愕之际，她们则行云流水般地轻轻滑过。在燕子忽高忽低、乍浮又起、掠水剪波、翻飞不定的表演中，用不了几个时辰，一场久盼的春雨先是一星一点，接着是一丝一缕，然后是淅淅沥沥，情深意长。这正应了乡下的老话，燕子低飞天将雨。后来才知道，燕子低飞并不是纯粹在表演，每当下雨前，气压低，空气湿度大，蚊蝇、飞蛾等的翅膀沾了湿气略显沉重，飞不起来，飞得不高，燕子便低飞而来，正好一顿美食、一次饱餐、一场狂欢。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雨刚停或还未完全停下来，燕子就开始忙活起来，两家的燕巢同时开建。她们各忙各的，进进出出，急急地从天空飞掠而下，把衔来的东西放好，又匆匆地飞出小院，有时一小会儿，有时一大会儿，有时老半天才回来。燕子筑巢时全凭一张嘴，她们飞到马路边、水渍处、湿漉漉的田地里，啄了一块泥巴，或是几根草茎，以及纤维、树枝、杂草等，径自转到工地上，码齐垒好。这一两天的，几乎没有停歇过，燕巢开始一点点加高，一层一层。湿的一层是今天的，干的一层是昨天的，十来八天的时间，两个燕巢先后竣工。

院墙檐下的燕巢做工精细些，高楼大厦的格局。这家燕子，是由下往上修筑的，她们衔来的都是黄豆大小的泥丸，一粒粒的垒放在下面的基础上，每层都往外移动一些。每粒小泥丸的大小很均匀，一层层交错码放。燕子再用尖喙轻轻地拍打泥丸，摆放齐整，与砖瓦匠盖房子时砌砖的技巧无异。燕巢下面很小，往上逐渐大了起来，慢慢接近了檐顶，它像切开的半个榴莲悬在檐下，

出入口也就是鸡蛋大小。北房檐下的燕巢做工粗糙些，山野茅屋的那种。燕巢做工程序相同，只是用料配比有些差异，草茎、树枝、丝线、残羽一类的居多，其间搅和了一些湿泥，一点点自下而上加高，看起来不平整，粗犷些。不知道是不是两家燕子的民族不同，才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像蒙古人喜欢蒙古包，北方人喜欢四合院，山里人喜欢窑洞穴居，各取所爱。

两家燕巢落成了，不久，燕宝宝也都出生了，抬头望去，燕巢边齐刷刷地亮出四五个张开的乳黄小口，发出细细的暖化人心的轻鸣。燕妈妈正从外面飞来，把衔来的食物，精准地空投进一个个张开的乳黄小口。燕妈妈总是飞来飞去地喂食，整个天空，都是她们穿梭的燕影。又几天的光景，燕妈妈带着刚出窝的小燕子试飞，院子里便成了燕的世界，天上也都成了燕的空域。

时间久了，麻烦和烦恼也就来了。要么燕子衔泥筑巢时，泥水杂草星星点点地洒落在人头上；要么燕子吃饱喝足时，排粪拉便，星星点点洒落在地面上。早就计划把燕巢挑了，可计划屡屡失败。燕子开始筑巢的时候，刚刚远道而来，不忍心让她们无家可归，便纵容它们在此安家。有了小燕子后，看到乳黄小口嗷嗷待哺，小燕子羽翼未丰，根本不会飞翔，这时若拆了她们家，无疑是害了几条鸟命。等小燕子会飞了，眼看着，地面上的排泄物越来越多，实在忍不下去了，老婆拿了高杆，把燕巢挑了。

北房檐下的燕巢由于正对房门，人经过时，头上和衣服常常滴落鸟粪，实在不宜。挑了燕巢后，老婆在原地贴了一张白纸，从此相安无事。院墙檐下的这家燕子，不知道是不会记仇，还是真的去无可去，很是执着，每年照旧而来，在原来巢穴的位置上重建家园，像做错了事被父母赶走的孩子，过上一段时间，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还是要回到老家，回到父母的身旁。

这时，我一个人拿着喷壶，忘了浇水，对着院墙檐下的黄泥渍迹发呆。

燕子飞到哪儿了？也该到家了吧？

凡人情思

春暖花开，老家门前那棵杏树又长了一轮，开出香气四溢的白花。

时光荏苒，毫耄老妈又添了一岁，过年就是98岁了。

门前这棵杏树是老妈前多年用一粒杏核种下的杰作。当初，别家在门前空地栽种桐树、椿树时，母亲却别出心裁地种上了一粒杏核。她满怀憧憬地说：“我现在种下一粒杏核，将来我孙子会吃上酸甜的大杏。”所有的人以为她只是一句戏言，但母亲却把这当成了希冀。从杏核破土发芽，母亲就开始精心呵护，生怕这孱弱的生命夭折。

她先是从田野砍回几株野酸枣枝，轻轻覆盖在小杏树上面，免得小孩子无意中伤害了它。然后每天清晨给它浇点水，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又长高了一点。”邻居们戏谑说：“你对树比对儿子都亲！”母亲笑着说：“咋了？这是我为我孙子准备的礼物，能不上心嘛。”

平时，我在外忙碌打拼，得空回到老家，母亲总是告诉我，门前杏树又长了一截。我望望门前多日不见的杏树，它不知不觉已经长得比人都高了，再看看身边的母亲又添了几多

门前杏花又飘香

■李涛

又是一年春来到，又是一年杏花开，98岁的老母亲身体大不如前，也离不开人的照顾。我把她接到城里，让她住在楼房里。她不时望着窗外泛绿的柳枝，想起老家门前的杏树也该开花了，惦记着该给它浇浇水了，嘱咐我回家拍张杏树开花的照片给她看看。我知道，这棵杏树不仅是母亲留给儿女的念想，而且饱含着母亲对儿女的爱怜和希冀。

我期盼杏花年年飘香，期盼母亲健康长寿，期盼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三月的乡村

■徐君智

三月的乡村，春风、春雨，春光、春色，挤满了这个季节的天地。

——题记

春风

一路惬意地走着
无止无息
像草儿幽幽的呓语
像清溪潺潺的水流
不宿不停
有轻弱的呢喃
有锋芒的劈裂
不紧不慢的
自在徜徉
匆匆忙忙的
颠沛流离
吹得杨柳依依
春意盎然
吹得蝶飞蜂舞
鸟语花香
天空披展一身湛蓝
山河覆盖一床温暖
田野上回荡着
缠绵悠扬的歌声
一遍遍把山川雕刻
一声声把黎明叩响

春雨

飘飘洒洒
无声无息
像雾般缥缈
若丝细腻润
浸润了大地
润湿了空气
麦苗拔节飞长
无边无际
小草破土而出
娇嫩嫩嫩
花骨朵躲在枝头

欲开还休
挤挤闹闹的花园
似美的花市

春色

春天是
五彩的颜料盘
调好了生活的色彩
铺开了一幅
浓墨重彩的
民生画卷
村前的两口池塘
早已情不自禁
小草绿岸
蛙声四起
相思垂柳
春水悠悠
碧波荡漾
婀娜含羞
青青的早晨
青青的小草
青青的露珠
一树树白
一树树红
杏花桃花梨花
三姐妹春的女儿
行走 在明媚春光里
蓝天白云红日黛山
把村庄装扮
微风吹拂
蝶翼轻展
花香鸟语扑面
蛰伏的生命
破土而出

春光

春光满满洒着
那份和谐温暖
似乎
往外溢……
那样陶醉
那样香甜
那样温馨
味道是那样熟悉
老人们沐浴着
温暖的春光
歌鸟在田野上空
荡漾
机械隆隆播着
秋的希望
花朵像刚迈出
闺阁的姑娘
在明媚的花园里
缤纷争艳
彩蝶闻芳簇拥
蜜蜂花蕊私语
燕子欢快地滑翔
欣赏丽春的美景
翠鸟在枝头欢唱
家家户户溢出
野菜佳肴的清香
春光轻轻地呼唤
睡眠一冬的
朋友们
快快起床
欣赏美的春景

鹤雀楼

蜻蜓戏竹图轴
宋末元初
钱选

中国古代名画欣赏



故乡情结

读不懂的乡愁

■贺楠

永济是黄河岸边一座小小的城市。我是土生土长的永济娃，生在黄河岸岸，长在黄河岸边。脚下的土地叫黄土高坡，身上的皮肤是黄色皮肤。

我没有离开过家乡，所谓的远嫁也不过是从黄河的这一段，移到了黄河那一段，连河的对岸都不曾去过。未经漂泊的我，不懂乡愁。

余光中说当他死时，想要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要用“十七年未履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鹤的重庆，代替回乡”。这样沉重的乡愁，是怎样的魂牵梦萦，我不曾体会。周邦彦轻问“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回芙蓉浦”。这样遥远的乡愁，是怎样的日思夜想，我不能理解。马致远长叹“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样凄苦的乡愁，是怎样的肝肠寸断，我不能体会。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那么多的乡愁，黄河的千古涛声唱不完，长江的万丈清流载不动，可惜，我懂。

应当庆幸，我不曾离乡。故乡的炊烟，沿着儿时的轨迹袅袅升起。鸡鸣犬吠，孩童鹤发，夕阳欲坠，

娘唤儿归，一声呼唤，从村头到巷尾，唤回嬉戏的孩童。记忆中的画面只要我想，随时可以重温。

未曾离乡，我的鬓毛未衰，乡音未改，亦没有近乡情更怯的担忧。踏入村口，一声接着一声的招呼让你忙不迭应答——“啥时候回来的？”“在家待几天？”“都变得认不出来了！”“一会来家坐坐啊！”……这样的热情，哪来的什么乡愁！

偶尔，我也会去田间地头，摘一兜核桃、掐几根辣椒、捋几颗花椒、剪两串葡萄，儿时的田园生活也是现在的庭院生活，优哉游哉，何为乡愁？

只是，有时候我会怀念柴火灶台烧的饭菜，带着泥土气息的凉开水，还有长着青苔的屋瓦，瓦间长着些肥嘟嘟的瓦松，现在城里的人们叫它多肉。那时候的房屋很少有用到预制板，都是三角形的屋顶，中间一根大梁，两边纵向排列着数十根椽木。有麻雀在瓦片与屋顶的间隙里筑巢，于是，掏麻雀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工具简单，操作便捷，几个年轻人，一把梯子足矣。

梯子摆放的位置和扶梯子的方式颇有讲究——梯子须摆放在平坦的地

上，最好是干燥的砖地，梯子的支脚卡在砖缝里，以增强稳定性。扶梯子的人站在梯子两侧，各自伸出靠近梯子的一只脚，脚跟撑地，用脚掌蹬住梯子的支脚，同时，双手扶住梯子，身体向前微倾，稳稳地压着梯子。待扶好，一个身形瘦小、体态灵活的小伙子爬上梯子，直奔房檐下方。他通常是先猫着腰，瞪着眼睛，挨个检查檐洞，寻找雀窝，确定位置后，再侧过身子，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顺着檐洞探进去。梯子旁观观的孩子们屏息凝神盯着洞口，怕惊飞鸟雀；大人们也同样紧张，因为有时会摸到蛇！

蓦地，梯子上的人肩膀一耸，胳膊一缩，伸出半握的拳头，一只毛茸茸的小麻雀便卧在掌心。下边观战的孩子跳了起来，争抢着新的“玩具”。得到“战利品”的孩子，会从家里找来绳子，央求母亲绑住麻雀的脚，牵在手里玩耍，享受被伙伴簇拥的快感，就像凯旋的将军。

当然，没有人敢用右手去抓，因为大人们都说，用右手抓了麻雀，便不会写字。长大后，我的字总也写不好，我总怀疑是因为我用右手抓了麻雀的缘故。

至于用小刀挖桐树疙瘩，用红苕秆秆制作项链手链，下雨天在门前水道里

踩水，用化肥袋子自制雨衣，这样的时光已经遥远得不可眺望。

现在，我领着儿子走在各种各样的游乐场，看着琳琅满目的玩具，还得听着他百无聊赖的抱怨——妈妈，我好无聊啊！我突然就懂了乡愁。

当轰鸣的机器声、刺鼻的农药味代替了“带月荷锄归”的意境，这便是孤独的乡愁；当智能按键代替了“村墟远近起炊烟”这样寡淡的蒸汽，便是冷漠的乡愁；当华丽的水磨石代替墙角的菜畦，这样死板的装饰，是老去的乡愁；当智能电话手表代替普通悠悠的呼唤，这样沉寂的信号，是沉睡的乡愁。

我的故乡已经走远。炊烟袅袅，春耕秋收，下雨天的无穷欢乐，矮墙边的秘密花园，终于在我的记忆中沉睡。

我的孩子也不再有这样的记忆。动画片、游乐场、高档玩具、补习班，他们的童年一模一样。

当他们成年以后，他们的故乡记忆是不是千篇一律，他们会不会迷失？

红砖青瓦早已消逝，阡陌交通未可知，鸡犬相闻不曾识，谁解故乡愁与思？记忆中的故乡寻而不见，我突然记起幼时在机关门口看到的石碑，妈妈一字一字地念给我听——永济，古称蒲坂。

原来，我读不懂的乡愁，也是我读不动的乡愁。

春夜

■张汉东

纤细的兩丝缠绕着春夜
牲灵们有半数儿早已歇息
唱春的鸟雀们安睡了金色的嗓门
爽人的暖阳也甜蜜在静谧的梦里
唯有那摆摆的山泉还映照着弯月
苏醒的麦苗正疯长着绿色的身躯
灿黄的油菜花朵还没有激情绽放

河之印象

■王过关

天上的 地下的
统统都归于千年不变的河床
雨水和泉水
身不由己地前行

镰刀被农人废弃
斧子被铁匠收藏
河中倒影的大佛
经多年河水的冲刷
已模糊了佛性
宛如一枚天堂散落的

凸芭的桃花花将盛迎翌日的晨曦
纤细的雨丝仍啾啾在静静的春夜
每一滴都演奏着春天醉人的韵曲
雪团般的梨花也即将可着心情怒放
风骚的蜂蝶在梳理着闪亮的羽翅
沁脾的蜜汁儿

仿佛正滋润着颗颗心脏
畅想的庄稼人都夜半了
还没一丝睡意
快起身
将挑好的胖籽粒再精心地挑选
雨住后甩鞭花赶犁铧
旋进沃野的春风里

铜钱的幻影

枣树的叶子依然翠绿
一滴晨露在太阳刚升起时
就被一阵风吹落河中
心想自己能否安卧大佛的怀中

风吹过
河面皱起波纹
一切都成泡影
河底的鹅卵石
也成了摸不到的殇

一只孔雀在夕阳下浴火重生
蓝宝石般的羽毛
闪闪发亮